

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	1
三妹：零八宪章的作用只是给百姓一个美好的幻觉.....	11
魏立平：驳余杰关于《零八宪章》的谬论.....	12
张凯臣：《零八宪章》阻碍中国的民主进步.....	13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 60 周年，“民主墙”诞生 30 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 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 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 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 2000 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 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 1997 年、1998 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 2004 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开展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签署人：303 人

于浩成（北京，法学家）
张思之（北京，律师）
茅于軾（北京，经济学家）
杜 光 （北京，政治学家）
李 普（北京，老记者）
沙叶新（上海，剧作家）
流沙河（四川，诗人）
吴茂华（四川，作家）
张显扬（北京，思想家）
孙文广（山东，教授）
鲍 彤（北京，公民）
丁子霖（北京，教授）
张先玲（北京，工程师）
徐 珏（北京，研究员）
蒋培坤（北京，教授）
刘晓波（北京，作家）
张祖桦（北京，宪政学者）
高 瑜（北京，记者）
戴 晴（北京，作家）
江棋生（北京，学者）
艾晓明（广东，教授）
刘军宁（北京，政治学家）
张旭昆（浙江，教授）
徐友渔（北京，哲学家）
贺卫方（北京，法学家）
莫少平（北京，律师）
陈子明（北京，学者）
张博树（北京，政治学家）
崔卫平（北京，学者）
何光沪（宗教学专家）
郝 建（北京，学者）
沈敏骅（浙江，教授）
李大同（北京，记者）
栗宪庭（北京，艺术评论家）

张 鸣（北京，教授）
余 杰（北京，作家）
余世存（北京，作家）
秦 耕（海南，作家）
周 舵（北京，学者）
浦志强（北京，律师）
赵达功（深圳，作家）
姚立法（湖北，选举专家）
冯正虎（上海，学者）
周 勃（北京，作家）
杨恒均（广州，作家）
滕 彪（北京，法学博士）
蒋宣文（上海，作家）
唯 色（西藏，作家）
马 波（北京，作家）
查建英（北京，作家）
胡发云（湖北，作家）
焦国标（北京，学者）
李公明（广东，教授）
赵 晖（北京，评论家）
李柏光（北京，法学博士）
傅国涌（浙江，作家）
马少方（广东，商人）
张 闳（上海，教授）
夏业良（北京，经济学家）
冉云飞（四川，学者）
廖亦武（四川，作家）
王 怡（四川，学者）
王晓渔（上海，学者）
苏元真（浙江，教授）
强剑衷（南京，老报人）
欧阳小戎（云南，诗人）
刘 荻（北京，自由职业者）
咎爱宗（浙江，记者）
周鸿陵（北京，社会活动家）
冯 刚（浙江 教授）
陈 林（广州 学者）
尹 贤（甘肃，诗人）
周 明（浙江，教授）
凌沧洲（北京，新闻人）
铁 流（北京，作家）
陈奉孝（山东，北大右派学生）
姚 博（北京，评论家）
张津郡（广东，职业经理人）

李剑虹（上海，作家）
张善光（湖南，人权捍卫者）
李德铭（湖南，新闻工作者）
刘建安（湖南，教师）
王小山（北京，媒体人）
范亚峰（北京，法学博士）
周明初（浙江，教授）
梁晓燕（北京，环保志愿者）
徐 晓（北京，作家）
陈 西（贵州，人权捍卫者）
赵 诚（山西，学者）
李元龙（贵州，自由撰稿人）
申有连（贵州，人权捍卫者）
蒋绥敏（北京，工程师）
陆中明（陕西，学者）
孟 煌（北京，画家）
林福武（福建，人权捍卫者）
廖双元（贵州，人权捍卫者）
卢雪松（吉林，教师）
郭玉闪（北京，学者）
陈焕辉（福建，人权捍卫者）
朱久虎（北京，律师）
金光鸿（北京，律师）
高超群（北京，编辑）
柏 风（吉林，诗人）
郑旭光（北京，学者）
曾金燕（北京，维权人士）
吴玉琴（贵州，人权捍卫者）
杜义龙（陕西，作家）
李 海（北京，人权捍卫者）
张 辉（山西，民主人士）
江 山（广东，业主维权者）
徐国庆（贵州，民主人士）
吴 郁（贵州，民主人士）
张明珍（贵州，民主人士）
曾 宁（贵州，民主人士）
全林志（贵州，民主人士）
叶 航（浙江，教授）
马云龙（河南，资深媒体人）
朱健国（广东，自由撰稿人）
李 铁（广东，社会活动人士）
莫建刚（贵州，自由撰稿人）
张耀杰（北京，学者）
吴报建（浙江，律师）

杨 光（广西，学者）
俞梅荪（北京，法律人）
行 健（北京，法律人）
王光泽（北京，社会活动家）
陈绍华（广东，设计师）
刘逸明（湖北，自由撰稿人）
吴祚来（北京，研究员）
高 兢（山东，艺术家）
高 强（山东，艺术家）
唐荆陵（广东，律师）
黎小龙（广西，维权人士）
荆 楚（广西，自由撰稿人）
李 彪（安徽，商人）
郭 艳（广东，律师）
杨世元（浙江，退休人员）
杨宽兴（山东，作家）
李金芳（河北，民主人士）
王玉文（贵州，诗人）
杨中义（安徽，工人）
武辛源（河北 农民）
杜和平（贵州，民主人士）
冯 玲（湖北，宪政义工）
张先忠（湖北，企业家）
蔡敬忠(广东 农民)
王典斌（湖北，企业主）
蔡金才(广东 农民)
高爱国（湖北，企业主）
陈湛尧（广东 农民）
何文凯（湖北，企业主）
吴党英（上海，维权人士）
曾庆彬（广东 工人）
毛海秀（上海，维权人士）
庄道鹤（杭州，律师）
黎雄兵（北京，律师）
李任科（贵州，民主人士）
左 力（河北 律师）
董德筑（贵州，民主人士）
陶玉平（贵州，民主人士）
王俊秀（北京，IT 从业者）
黄晓敏（四川，维权人士）
郑恩宠（上海，法律人）
张君令（上海，维权人士）
杨 海（陕西，学者）
艾福荣（上海，维权人士）

杨华仁（湖北，法律工作者）
魏 勤（上海，维权人士）
苏祖祥（湖北，教师）
沈玉莲（上海，维权人士）
关洪山（湖北，人权捍卫者）
宋先科（广东，商人）
汪国强（湖北，人权捍卫者）
陈恩娟（上海，维权人士）
李 勇（北京，媒体人）
常雄发（上海，维权人士）
王京龙（北京，管理学者）
许正清（上海，维权人士）
高军生（陕西，编辑）
郑蓓蓓（上海，维权人士）
王定华（湖北，律师）
谈兰英（上海，维权人士）
范燕琼（福建，人权捍卫者）
林 辉（浙江，诗人）
吴华英（福建，人权捍卫者）
薛振标（浙江，民主人士）
董国菁（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玉峰（湖北，法律工作者）
段若飞（上海，人权捍卫者）
王中陵（陕西，教师）
董春华（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修琴（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有（四川，人权捍卫者）
马 萧（北京，作家）
万延海（北京，公共卫生专家）
沈佩兰（上海，维权人士）
叶孝刚（浙江，大学退休教师）
张劲松（安徽，工人）
章锦发（浙江，退休人员）
王丽卿（上海，维权人士）
赵常青（陕西，作家）
金月花（上海，维权人士）
余樟法（广西，作家）
陈启勇（上海，维权人士）
刘贤斌（四川，民主人士）
欧阳懿（四川，人权捍卫者）
邓焕武（重庆，商人）
贺伟华（湖南，民主人士）
李东卓（湖南，IT 从业者）
田永德（内蒙，人权捍卫者）

智效民（山西，学者）
李昌玉（山东，教师）
郭卫东（浙江，职员）
陈 卫（四川，民主人士）
王金安（湖北，企业主）
察文君（上海，维权人士）
侯述明（湖北，企业主）
刘汉南（湖北，人权捍卫者）
史若平（山东，教授）
张忍祥（湖北，人权捍卫者）
野 渡（广东，编辑）
夏 刚（湖北，人权捍卫者）
赵国良（湖南，民主人士）
李智英（北京，学者）
张重发（贵州，民主人士）
陈永苗（北京，学者）
江 婴（天津，诗人）
田祖湘（贵州，民主人士）
黄志佳（湖北，公务员）
关业波（湖北，公务员）
王望明（湖北，企业主）
高新瑞（湖北，企业家）
宋水泉（湖北，法律工作者）
赵景洲（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温克坚（浙江，学者）
魏文英（云南，教师）
陈惠娟（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陈炎雄（湖北，教师）
段春芳（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善（云南，工程师）
关 敏（湖北，大学教师）
戴元龙（福建，企业主）
余以为 （广东，自由撰稿人）
韩祖荣（福建，企业主）
汪定亮（湖北，律师）
陈青林（北京，人权捍卫者）
钱世顺（广东，企业主）
曾伯炎（四川，作家）
马亚莲（上海，人权捍卫者）
车宏年（山东，自由撰稿人）
秦志刚（山东，电子工程师）
宋翔峰（湖北，教师）
邓复华（湖北，作家）
徐 康（湖北，公务员）

李建强（山东，律师）
李仁兵（北京，律师）
袁美丽（上海，维权人士）
兰志学（北京，律师）
周锦昌（浙江，退休人员）
黄燕明（贵州，民主人士）
刘 巍 （北京，律师）
鄢烈汉（湖北，企业主）
陈德富（贵州，民主人士）
郭用新（湖北，医生）
郭永丰（广东，中国公民监政会发起人）
袁新亭 （广州，编辑）
戚惠民 （浙江，民主人士）
李 宇（四川，采编）
谢福林（湖南，人权捍卫者）
徐 光（浙江，企业主）
野 火 （广东，自由撰稿人）
邹 巍（浙江，维权人士）
萧利彬（浙江，工程师）
高海兵（浙江，民主人士）
田奇庄（河北，作家）
邓太清（山西，民主人士）
裴鸿信（河北，教师）
徐 民（吉林，法律工作者）
李喜阁（河南，维权人士）
王德邦（北京，作家）
冯秋盛（广东，农民）
侯文豹（安徽，维权人士）
唐吉田（北京，律师）
刘荣超（安徽，农民）
李天翔（河南，工人）
崔玉振（河北，律师）
许茂连（安徽，农民）
翟林华（安徽，教师）
陶晓霞（安徽，农民）
张 望（福建，工人）
黄大川（辽宁，职员）
陈啸原（海南，职员）
张鉴康（陕西，法律工作者）
张星水（北京，律师）
马纲权（北京，律师）
王金祥（湖北，维权人士）
王家英（湖北，企业主）
鄢来云（湖北，企业主）

李小明（湖北，维权人士）

肖水祥（湖北，维权人士）

鄢裕祥（湖北，维权人士）

刘 毅（北京，画家）

张正祥（云南，环保人士）

（共 303 人）

三妹：零八宪章的作用只是给百姓一个美好的幻觉

三妹：零八宪章的作用只是给百姓一个美好的幻觉 直连:<http://tiny.cc/meyarw> 零八宪章的原则问题

作者注：本来我接受了朋友和先生的意见，对零八宪章不要提任何意见。不过，前天(十二月二十二日)看到余杰那个恶劣纠缠的低下文章，性格决定我不能不说话。余杰的文章太恶劣，不值一理。我只对余杰吹捧为“最…最…最…最…”的零八宪章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篇讨论经过朋友的意见再次修改，所以再发一次。12/24/2008

零八宪章的原则问题是，它把中共极权政府说成威权政府，因此我想在此简单地把这个原则问题说清楚。

威权制度和极权制度有两个根本不同的区别。区别一：威权统治给老百姓一定的自由空间，极权统治一点儿不给。区别二：威权统治可以和平方式转型为民主制度，极权统治不行，除非它垮台。中共在毛泽东时代是极权，现在它就不是了吗？它以前杀人如麻，它现在就停止杀人了吗？零八宪章前言的第三段整段都在这个问题上误导读者。

零八宪章把中共极权说成威权，把虎说出猫，是在自圆其说，它想这么一偷梁换柱，零八宪章就不是与虎谋皮了，它就可以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与中共和解合作，共存共生共荣了。

这就是刘晓波余杰历来的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这回他们又打如意算盘了，如这一招灵呢，就入朝为官，与中共和解合作，共生共荣。如这一招不灵，入不了朝入了狱呢，正好可以得诺贝尔奖(见零八宪章发起人余杰的文章“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呵呵，真行！

难道零八宪章的写手们就真的不知道共产党罪恶滔天积恶难返？不然。连共产党自己都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它的罪恶太深重了，它的血债太巨大了，它不能有丝毫退让，它退让一丝都禁不起人民跟它算血账。零八宪章把共产党说成威权，根本没用，共产党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就是把它说成次民主，也没用。零八宪章的作用只是给百姓一个美好的幻觉，幻想中共可以给他们民主自由。可是零八宪章蒙不了共产党，共产党还是油盐酱醋都不吃，只认镇压和杀人。

零八宪章的另一个作用，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迎合了胡锦涛的“不折腾”的指示。共产党把中国折腾得昏天黑地，把老百姓折腾得怨声载道。现在它倒要老百姓不要跟它“折腾”

了，意思是不要抗争，要受它压榨，由着它和平无忧地吸百姓血去致富腐败。零八宪章带领着民众和平请愿、和平签字，请不着愿也要和平第一，反正零八宪章让你们百姓自我安慰了一把，就不要闹了。

另外，零八宪章这种机会主义、功利主义的谏言方式，误导和破坏了人民对中共极权统治最正当的斗争方式、也是中共最惧怕的方式：即，揭露中共并号召全民与其不合作。

揭露中共是为了唤醒人民，与中共当局不合作是为了消除中共的统治权威。九评和退党就正是两个中共最怕的方式。试想，如果老百姓都不把中共当回事了，一个丧失了统治权威的政府在台上有多难受。中共现在就正在这火上烤呢！你如果看不上九评和退党，你也搞个对中共更具威胁的不合作方式，可零八宪章搞的方式是跟中共商量合作共生的方式，此路能通吗？！不但不通，民主自由反倒成了投机功利者的幌子。

此时此刻，当一千多个上海老百姓在杨佳二审庭外示威集体喊出“打倒共产党”之时，零八宪章却在倒退。零八宪章确实如余杰所言，是“设身处地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考量问题”。我再加上一条，零八宪章也是设身处地地站在刘晓波余杰这样的投机者的立场上考量问题，它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考量问题。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魏立平：驳余杰关于《零八宪章》的谬论

魏立平：驳余杰关于《零八宪章》的谬论 直连：<http://tiny.cc/meyarw>

今天朋友转来余杰文章“我们唯有勇气和谦卑”中的一个段落，称：“《零八宪章》与海外法轮功群体所炮制的《九评共产党》形成两极 状态。如果说《九评共产党》是毛时代语言方式与斗争哲学的残留，是以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那么《零八宪章》则指出了中国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和平演变’的出路，堪称终结中国长达两千多年暴力革命传统的希望所在。”笔者没有通读余杰全文，只想就这一段提出不同意见。

首先笔者不同意“炮制”一词。《九评共产党》的作者们是以严谨的态度写这本书的，并不是什么“炮制”。把自己不同意的文献说成是“炮制”，不是一个理性讨论的文风。

只要仔细阅读《九评共产党》，就发现书中所记述的事实都是有据可查的，其行文也是平和理性的。共产党的文风是假大空，而《九评共产党》的内容真实不虚、有理 有据，中共的宣传机构至今不敢做出反驳。如果不同意《九评共产党》，尽可以指出哪些内容不符合事实，哪些结论有逻辑错误，不必扣帽子。

当我们把“毛时代语言方式与斗争哲学的残留”和“共产党的方式”这种指责扣在别人头上时，我们都应该想一想自己的做法是否是“毛时代语言方式与斗争哲学的残留”，是否是“共产党的方式”。

至于说到“暴力革命传统”，我对此不做褒贬。但是我想指出的是，法轮功民众在大陆遭到中共凶残的迫害已历时九年，可是没有发生一起法轮功民众暴力报复的事件，这本身就证明了法轮功的和平理性。法轮功在同为中华文化的台湾和社会各界良性互动，不介入蓝绿之争，这也证明法轮功在将来民主的中国也会是一个健康的群体。这些和所谓的“暴力革命传统”没有任何联系。

《九评共产党》是说真话的一本书，对于中共过去和现在的邪恶，我们真实的指出来，这不是什么“斗争哲学”，更不是什么“暴力革命”。这是起码的坚持说真话的尊严。呼吁民众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这是最和平的解体中共的方式，这未尝不是“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和平演变’的出路”，未尝不是“终结中国长达两千多年暴力革命传统的希望所在”。

在大陆，大量法轮功修炼者自费印制、传播《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同时广泛的向民众讲真相，劝三退，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因此被中共绑架并非法判重刑，有些人被迫害致死。他们为中国民众的觉醒做出了巨大的付出。为何要把《零八宪章》和《九评共产党》这两份文献摆在两极呢？《零八宪章》应该是为所有的中国人写的，如果跟和平理性的法轮功民众切割，就显得太“小”了。既然对中共都可以理性，为何对一个民间团体和其他维权人士就不能理性呢？“谦卑”在哪里呢？

张凯臣：《零八宪章》阻碍中国的民主进步

在由茉莉花革命肇始，进而燃遍许多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反独裁，争民主的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涤荡蔓延，风起云涌，正在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对于必然也要走上此路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极具昭示与启发作用，特别是在经受过伟大而又珍贵的“八九六四”民主运动失败之后。

而在此时有人抬出《零八宪章》继续签名活动，这种举动非常值得人们加以关注。因为这涉及到未来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导向性问题；关系到对中国民主运动发展的正确引导与领导或是对它的误导与阻扰的方向性问题。

《零八宪章》发表在零八年末期，是国内外以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种表达与举动。从当时国内那种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情况看，知识分子们以此种行为方式揭示当时中国社会的民主状况的现实，表达人们渴望改变不民主的现状，进而建设宪政的良好愿望，是有着积极与进步的意义的。

不过人们应该注意到，它是在《九评共产党》已发表多年之后。这个《九评》，共产党可以假装没看到，可以避之不提，但真正的民主人士或者说是民主战士，民主斗士，决不能视而不见。尤其是要在此时发表揭示中国社会现实，号召和领导人民走上反专制，争民主的社会运动之时，一要起码接近，二应有所超越。可现实状况令人失望，不但把共党的极权认作威权，而且是在承认共党存在的合法性的前提下，祈望规劝它来改变一些什么。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背景是：在江泽民的腐败治国，独裁专制十几年的残酷现实的基础上，所谓的“胡温新政”又延续了多年的更加腐败，更加残暴的警察特务统治的更加恶劣的社会

现实条件下，此时出台纲领性文献，是告诉人民共产党是恶魔务以各种手段之合力而予以推翻之符合实际情况，还是礼劝共产党发善心自我改好，自我政改，自我转型符合实际？这个东西如若出现在倒退二十年的“八九六四”时期，好像才会显现出更大的实际意义。

人们已有共识：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而常把今天的中国现实与晚清相比，我尊重与认同这一观点。从这一历史的角度出发，我把今天的《零八宪章》就视作为百年前的“公车上书”一般，也就是说今天的“章程”就是百年前上奏天朝变法的“条陈”，而“康，梁流亡海外与六君子头断菜市口”就是今天的刘晓波被判十一年。公车上书的运作一百零三天结束了；《零八宪章》的使命也就如同此理的一定短命了。因为“举子”面对的同为“天朝”，只是一百年前与一百年后的不同而已。“举子”只知自己是“举子”，却不知面对的当然和依然是“天朝”，“天朝”一直用的是刀，他们才不管什么“条陈”不“条陈”呢！你再上十个《宪章》，刘晓波也不能从共产党的监狱里出来，只能等到伟大的中国人民不在《零八宪章》的指引下，英勇无畏，浴血奋战直捣关押刘晓波的“巴士底狱”，他才有被解救的可能。除非他又一次变节，以什么“流氓”的身份，再同中共这个“大流氓”耍“小流氓”，配合中共，以《零八宪章》签领者的姿态去误导局势，那他也可以走出“贵族监狱”回到他自以为得计的自由空间而享受他那奔放而舒适的“反共”斗争之中。

大家且记：今天的茉莉花飘香，北非阿拉伯世界人民的民主大革命以及就要到来的中国人民的民主大革命，若要扯起《零八宪章》的旗子，革命只有流产，斗士只有断头，独裁者只有更加独裁。因为这个《宪章》是在告诉人民跪求民主，而不是领导人民勇取民主。

这就是我提出“零八宪章”可以休矣的警示意义。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禁书网](#)提供禁书下载阅读, 禁书目录,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 大陆禁书应有尽有。

附 1: 禁网新闻平台（禁闻禁书禁片）网址一 <http://tiny.cc/meyarw>

附 2: 禁网新闻平台（禁闻禁书禁片）网址二 <http://vur.me/jwnews/jw/>

附 3: 网址三 <https://commondatastorage.googleapis.com/jwnews/jw.html>